

抱
朴
子

六

詠
乎
知
解
學

PDG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
之能是以介繁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
治略者非翼亮之乎

抱朴子曰閔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
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
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
是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颯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技毫火鑠金石

而不能耀烈以起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
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為難重身者不以近欲
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燼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
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隙勝之技來淺識者嗤孔明之
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
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並任則駮騏與駑駘

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璉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
晚而到早是以鶴鷄倦翮猶不越乎蓬杪爲雛徐起
顧眄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悔極則清輝晨耀是以
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紫鱗九淵者凌虹霓以
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
蒞蕙所以增芬是以芟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

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悒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睢飭談以破其事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凋鏤之飭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情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抗之文種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繞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願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概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
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
墨翟以重繭怡顏莊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
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憂

抱朴子曰餘艦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權之以北狄則
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
則傾僂於峻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

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逆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蚤蚤之負斃雖寄命不得為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之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

非所堪而虛任猶冰椀之盛沸湯葭葦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為龔夫設高唱遠謀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剋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剽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楯

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脩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
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
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
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栢木之淒冽膏壤帶郭無
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纒統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
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

可推之緒得之未朕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
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抱朴子曰芳藻春耀
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
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
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繫操履之拘若者所
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悟易方之感
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襲於雞鶩龍麟雜
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遯世
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抱朴子曰浚井不濞
則混濘滋積嘉穀不芸則芟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
閱實繁講肆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
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曾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
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飭以增麗

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
飭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
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抱朴子曰繁林翳蒼
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盛業廣則宅
心者衆舍瑕錄用即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繩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吕梁凌
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毫於百
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

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聞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
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輝舉則奇
士扣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不知敢諫之鼓懸則直
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
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
林之翁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
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

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甚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溱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彙傾角猛虎為之舍牙千禽鱗萃鷙鳥為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而不能遏謗者盈路

子產而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呼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貌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孤鳴集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嫵颯迅非徒驥騮驕駃立斷未獨沉閭干將是以能立

素芝業者不必東魚之丘能治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鵠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鏞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踰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道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筭之禍靈鷲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

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
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竒識也故與
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
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鷲駿危苦於峻峻之端不樂嗁呼之役吉
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
易鹿臺之富子庶不以困匱買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
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勲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鱉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喑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其舌不能舐別味壺耳不能理音竊鼻不能識氣金目不能擿望舒之景牀足不能

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勳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飊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螢燭值之而

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
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
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逸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
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
棲鼠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
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徧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
是以難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鵲識夜半不能

極暑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
螻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
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蝮食毒以
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
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
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

書院
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適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
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鈎沉冒舉且抑而有
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後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
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鱸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
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
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旣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
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
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
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
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
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
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

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擗甲纓冑非廟堂之飭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

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為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箕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籍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

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水
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隆不能消雪山之
凍颼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
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礧以摘景沉閭子憂勞頂楚
砥以斂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今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飢渴而不願龍委於庖人之
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葛秣於濯龍之廐是以

撥蝸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
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
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
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
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微
者羨乎鼎食杖策去幽者形如膳腊夜以待旦者勤
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竊虞
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鄉捐相印以濟窮
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
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
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
間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
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

不害凌山之流奢僭不可以棄夷吾奪由不可以薄
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
凌於不霧之日擊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
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牛
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
駘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猿狖與獼猴等矣韜
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鋸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
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

之勲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荼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比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祗而儀翔鳳矣含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惰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渚則遺愠悶之心振耀宸衷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論士得失在乎適
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
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
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黥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
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群則彼龍后謂為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為
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
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
不以物累已

書院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
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
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
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剟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
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
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鼃而薄六莖之和音庸
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

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勲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我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濘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廣譬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托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寬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

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駟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
素鱗涸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
授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
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偉造化而怡顏此人
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
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

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絰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
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
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
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
赴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
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蒿華
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
教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為
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
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
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
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
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

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
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
覩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
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歲爾乃悲不學之
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益不如全用之珽埴寸裂之錦
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
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
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
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虺虎
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莖蹙於此
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
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
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

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幃漢武懸旌萬里而
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
為竒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
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鵠走干
戈興則武夫奮詔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
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芰而去繁柯敗源
失本匙不枯汜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
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
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飭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
其本故絲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
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颯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旣舒則萬目
齊理故未有好謙而下慢主賤實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

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
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
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
赴句踐曲躬於怒鼉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
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
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
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覲機理

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泣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

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度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
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
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
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
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
則增水而減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
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

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狐鴟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駕蹇輟望於大輅戎虬

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舍隙之崖難以
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
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
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
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
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
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乎冗散此蓋葉

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尾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挑蟲綿駒吞聲則與喑人為群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鯁鯁褻絳虬於淵灣鴛鴦躡駿駉於垆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

書院
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陵凌風蹈雲不蹶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

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耀之宵焰不能使萬品程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朝為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

書院
索於豐收也抱朴子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
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
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撩禽
雖瑯琊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飭以金翠而
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
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
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

泣血漣如桑霍為戒厚矣范䟽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歛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萎貍虎蹶闕不能威蚊室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若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聞矣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

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
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
危我身也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颯風為虎
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
王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陟谷以卑安
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
應侯韜竒於溺晉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
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
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為銜鼠之啖天玄蟬之
繫飢不願為螻蛄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
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颯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
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剗絃

書院
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奮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或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罕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濟處貴者眇怨群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抱朴子曰凡木結根

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
父為之息網罟蛟集鴈首則鷹隼不敢啄鼠住虎側
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蠶長譁
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
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披髮之域憎章甫
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首
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糞撮壤不能遏砥
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
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
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雷霆之餘聲
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
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
竹栢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

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鞀轆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凍之華朱飆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曠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

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

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解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舍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
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噐盈志驕則不召禍
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噐非
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
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
琬敗績於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
懷六竒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飭焉窮達者時
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
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
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
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
之事不為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
則不怨之怨不為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沉賤
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當
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
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偽是以惠和暢於九區
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
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為帝王而僕豎不願

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問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摘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爾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

書院
卷之三
一
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
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
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
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救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永
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鈎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籠
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鷓立之

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
及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
魚鼈聞九韶而深沉故哀藻之粲煥不能悅裸鄉之
目采凌之清音不能快楚諫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
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
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
繫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

書院
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
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蒞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
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象眇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充諧著作珍乎
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輔黻文物殊而

五色均徒閑遊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
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
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
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脩短雖並屬文參差萬
品或浩養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
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
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

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
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
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
飄颻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
羅網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
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
有遠近鴛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
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
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肴糧之用蒞蕙不救

書院
水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
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
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
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骸迥弱也繁
華曄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
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无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
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蠶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柢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縞大寶於

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
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
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
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
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叢岫任才而不計
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應朝

抱朴子曰客朝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
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與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
累無餘於曾間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遙冠篇
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
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
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骭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

進趨而有審舉窮避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
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
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
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噐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
潜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
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
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
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

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拔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
竹馬不免於脚剥土样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
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
僧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
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飭外形為善
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若徒阿順
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矢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
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
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

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
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
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
同之傾邪磔礮流遁之閻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
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
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
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
足犬可為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竒以誑俗
何異乎畫教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

王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鑿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磧礫以
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蕪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

書院
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
窟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暉不
識三光之晃朗游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
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
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
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
無取乎宋壽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
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顛無扶桑
之林演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凌

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竦於廣都沉鯤橫於天池
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
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
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
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
之下荆華之顛九負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
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苞犧氏著作不多若
夫周公既繫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
以十篇過於苞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

不備辭寡即度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
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
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
而錦繡麗人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辯積猗
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
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
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
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
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

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
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
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
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著紙為書書者
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
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
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
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
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

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
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
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
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鬻而剗眼療濕痺而刖足
患美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
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
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
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
遂躓躓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彼引
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

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
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 也用思有限
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
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
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
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
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
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或詩賦瑣碎之文而
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

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

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
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而俗
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
鍾子邳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
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旣馬
千駟而騏驎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
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
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
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跡末

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球王之託捧石雲雨生
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
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
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
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
測無涯始自髻鬣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
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
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蕙城之
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

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
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
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
學無不涉名重於徃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捨蓋亞
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
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知存於一言
掘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
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

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隄慕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

害確爾則非所安彰倥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
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
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故
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
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
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書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
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
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
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

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案林宗之言其
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法當仰齊商洛
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
蹤山客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洿韜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
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噐不絕
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
述六藝行自街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
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水泮草

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挺於埃
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斨弊匪遑啓處遂
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
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
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
為秘丘之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
不謂之間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
恬默之塗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
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

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鼉鼪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智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衒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劬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况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

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
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
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
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
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援才言足以起滯而
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
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
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辭於不
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首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

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為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平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

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
則盈耳中人猶不覺重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
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
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開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
兩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
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為遠矣君子行道以匡
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
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
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

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

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
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
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
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為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
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
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
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
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
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
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

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大兒呼楊脩為小兒
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
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顙悽
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
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
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
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耻
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搥鼙擊鼓聞
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荆

州牧劉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為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為佳而

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

能幽翳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
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
哉猶梟鳴狐嗥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
人物之海也文舉為之主任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
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
鈇鏃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
害此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
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
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

投杖於折中乎 備者高之實陳也 矯不辭寡於前南

帶甲者矣 矣建末士可也 海若游主曰 善所惡者論

害也 已論辭難之 故也 蓋若之而不趨 非非非對而

強強 備謂者 俯不指五也 而對夫對 降裝間 然則

安也 已也 矣 辭必 天之際 會相 越入 而無 咬何 林木

入 勝之 歎也 文舉 為之主 升商之 且為 至陸 外地 不

婚 辭 泉 鳥 心 載 人 昔 不 喜 音 響 不 知 長 委 向 益 指 不

且 讀 辭 實 咬 也 也 之 對 爾 亦 何 聖 容 外 天 不 而 對 其 容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終 道師不覺其開口以神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
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
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
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
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

無名為貴群生以得意為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
投鷓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鑣非馬之性荷輓運重
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
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
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
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何無死也讓
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
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
無臣穿井而飲耕由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

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
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
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群遊
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
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
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
甯機心不生舍鋪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
飭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降及杪
季智用巧生道德旣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

飾絳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
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
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
本去崇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
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去奪之塗開造
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
利敵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
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
人辜諫者脯諸侯趙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

惡用包烙之雷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
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
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
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
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
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
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
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
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窟毛血是茹結草斯
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死體廣
履稷梁嘉旨黻黼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蒞物良宰匠
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
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
罟以畋漁或贍辰而鑄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
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

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
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
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
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攜耀於天路皇風振於
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
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
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
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
未萌非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

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
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
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
書或鱗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田風三
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
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今有
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為
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為高乎則八卦不
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閭哉雅論所尚唯貴

自然請問夫識毋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
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
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
楫之噐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
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
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
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載棄
鼎鉉而為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為
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

也况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
肴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
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以生鬪訟藜藿足
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
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
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
誹謗以攻過貴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
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宥有
犯無赦形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愆猶懼豺狼之

當路感彝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
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
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
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
為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
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柁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
陰則川處承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
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

鷹鵠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墜
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
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次不
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
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
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
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
者憂勞於上台鼎顛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
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女孽券之不虞故

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
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惟
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挑林放馬華
山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猶以為泰况乎本無軍旅而
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為幘濯裘布
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盜
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
公之役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
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

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
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
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
軸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
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
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
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
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
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

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溷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

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
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群生
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今唐虞在上稷高
賚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王食之
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
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
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
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

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竒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竒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摘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汙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璠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嶮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

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
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
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
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
則民飢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
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
宗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

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
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
矣帝王師百僚以籍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
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
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
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
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
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歛
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

書院
未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
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
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
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
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
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
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
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罪
於是平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使人智巧後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徃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

待旦日吳旰食將何為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竦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彛倫叙怠荒則姦宄作豈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竒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擢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噦喈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

然哉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湏王毋
之環以其為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
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
失所之人蚩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
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
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以
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儉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
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

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
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客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
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
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
何必日用哉蜂虻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獮
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
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
冑旣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旣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
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

書院
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荅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
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蚡蚩之不鈞吳楚之反兵
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
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豪析芒受
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
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獄不蔽明揚及陋而元凱
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板築而躡玉堂或委
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違讎人解

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
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
田之蔓章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是運
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
首食謂之民夫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
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
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
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
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緡可謂善料微景於形覲堅氷於未霜徙新曲突於方熾之火纒舟弭楫於衝風之

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輒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唱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跼高躋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骨乎無辜樂毅乎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以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

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
厚實禍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
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詆
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鴦離徊
翻坑窵克踐則鱗虞歛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
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者猶宜使忠况自為榮而
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
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
矣宋氏引苗郢人張葦誠欲其快而實速某裂知進

忘退斯之以乎夫莢奔而不止者豈不傾墜凌波而
無休者希不沉溺美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
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噐豈
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
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又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
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
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
棊之際議治表不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為愚豈所
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

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葉煎蹙以
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水身
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為為一豈有斯患乎
又况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
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
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
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
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
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

性矣况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
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
碎而為齧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
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讎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
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喪敗居此地
者不亦榮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
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蕙舒於
華第艷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
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

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醺醪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澆爵采羽頡頏飛繳隨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旌雲尉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游觀之娛極畋漁之權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諛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恥然意茂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筭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

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民
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
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
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已也
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潜知命者
何恨於卑瘁乎故沉閭淳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

則朝菌不能斷焉。珧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海，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艷棲鴻。待衝飈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鯨，不登庸，叔牙

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
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
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貢虎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
於帝籍弘勲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
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
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
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
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
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為輕重矣

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
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數哉免乎斯累也
又况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
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
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非退也蓋修德而道不
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
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
珍鬱於泥滓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
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

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
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
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
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怕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
六略旁綜河雒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
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機
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

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
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
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脩翰於彤
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
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
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
怕先生荅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
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甄陶以盛酒雖美
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

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今故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脩堅白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洽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為不識

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
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
氣乏椎肱抵掌斤斧缺壞而繁節不破勃然戰色而
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
其間旣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
以俟識者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五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自叙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洪自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

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北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

國人何以為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文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

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
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
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邊壇場夫之所
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即
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脫鄉令縣戶二萬舉
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
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
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
用為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

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
晚為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
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
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
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
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
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及覆有
字人歎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
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

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睹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
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旣性闇善忘
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
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
維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筭術九
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若人而少氣
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
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向出身
情無急此以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

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
以來群文滋長倍於徃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
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竒異而正值大亂
半道而還每興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
之又損為乎無為偶耕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
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
陋而終不辨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縑縷而或不
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
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其於守常不隨

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葺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長

至於吊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
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
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
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
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閭至之密洪以為知
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死無益有
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
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
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為傲

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
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
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
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
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
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
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
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身少及
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

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
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乘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
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
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
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
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
也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
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齋酒饋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
也後有以荅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

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䟽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恣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䟽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

賓庭可設雀羅而机進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
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
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
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
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
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
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
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
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

書院
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
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
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
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
付邦族不為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荅曰我身
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今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
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
况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
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

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
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
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乎
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
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嘒嘒
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嘗彼上聖大賢乎
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遠正黨逆
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
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

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
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
連檐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接得衆者
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
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
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
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
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
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

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
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
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
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
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
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
洪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
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為節
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

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統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

經貴世之城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
雖不可出而見造之實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
一乃嘆白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
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
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
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
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
省之殊多不稱意夫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
覺妍蚩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

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
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
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
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
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
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
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
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
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

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
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
延年攘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
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碁擊
劍之事有意於畧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
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
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群未曾聞
雞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眈或強牽引觀之殊
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碁局上有幾道樗

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
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貝財
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慙於外名之
為樂而實煎悴喪廉耻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
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
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
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徃徃有
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
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

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聞訟之變聖者猶草
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
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
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
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
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
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
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
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

以入白刃取大戰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
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徃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
不出身每覽集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
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
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
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
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
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朝之廢祀念
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

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遇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繫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

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
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
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
颯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
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明而殞擗逆秋而
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
覽遠右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
踞高動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鏢於淵
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

陋沉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
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
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
鷹揚匡國下無顯親垂名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
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
亦賴將來之有述焉